

外国图书馆史稿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

外国图书馆史稿

扬 威 理

前 言

人类在五、六千年以前开始创造文字。最早的文字是图画文字或图形文字，然后发展成为象形文字。象形文字的出现，大约在原始公社后期。之后，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奴隶制国家出现，于是文字和文字记录就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远古的人们用文字记载他们的经验、知识，是为了帮助记忆、避免遗忘，便于处理实际事务。所以最古的文字记录都是记事性质的，其实质相当于后世所说的档案。随着文字记录的增多，也就产生了如何整理、保存和使用这些文字记录的问题。如果说，最原始的“图书馆”是保存这些古代文字记录的场所，那么图书馆的历史几乎同文字的历史一样悠久。

图书馆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图书馆所收藏的图书反映出每一个时代的文化、思想、知识。图书馆所进行的传播知识的工作反映出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克鲁普斯卡娅说：“伊里奇根据图书馆事业是否健全来判断文化水平，他认为图书馆事业的状况是整个文化的标志。”（克鲁普斯卡娅：《论列宁》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83页）一个社会的文化水平越高，人们对图书馆事业就越加重视，图书馆事业就越加发展。反之

亦然。图书馆作为一种文化机构给予社会以影响，而社会的发展又给予图书馆以一定的推动力。图书馆事业发展史就是人类文化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温故而知新。追溯图书馆的沿革史，不仅有助于了解图书馆在各种不同的社会所起的作用，同时也有助于了解图书馆的现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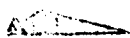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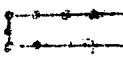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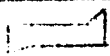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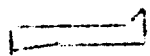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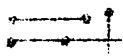
外为中用。外国图书馆史的研究对本国图书馆史的探讨是有帮助的。我们研究外国，终究是为了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比较法可以促进认识的深化。

笔者的意愿仅仅在于：这份史稿能够向我国图书馆员提供图书馆学的一分知识，也希望图书馆外的同志们在阅读这一类文章之后能够引起对图书馆事业更多的关心，给予我们更多的支持。

第一章 古代两河流域的图书馆

古代两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最早发源地之一。“两河”指的是流贯在今天伊拉克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又叫做美索不达米亚，意即“两河中间的地带”。美索不达米亚最古老的居民是苏美尔人（Sumerian），他们早在公元前约三千年就开始逐渐摆脱了民族公社生活，建立了奴隶制国家。

苏美尔人的最大文化成就之一就是创造了楔形文字。这种文字符号，每一笔的开始都较粗，末尾则较细，如同楔子形状。他们的文字就是由这种竖的、横的和斜的楔形结合起来的。

符号寓意法	过渡的符号	楔形文字	字 义
			人
			足

苏美尔人把这种文字写在哪儿呢？古代两河流域的书写材料是泥土！他们把泥土制成泥板，刻有文字的泥板叫做泥板文书。这就是当时的“书”。世界上最古老的图书馆收藏的就是这样的“图书”。

1889—1900年，美国考古学家在伊拉克境内尼普尔（Nippur）的一个寺庙废墟附近，发现了许多泥板文书，其中包括关于神庙的记载、献给巴比伦国神的赞美歌、祈祷文以及苏美尔人的神话等等。这是至今人们所知的最早的图书馆之一。估计，它存在于公元前三十世纪上半叶，距离现在大约有五千多年了。苏美

尔人在寺庙里设有专门训练男女书吏的学校，在这些泥板里有大量的学校语法练习。

考古学家在古代两河流域及其邻近各国发现的图书馆或档案馆还有几处。

例如，1930-1931年考古学家伍列（L. Woolley）在幼发拉底河口附近的乌尔（Ur）发掘了四百多块泥板文书和一千多残片。经专家鉴定，这也是一所寺庙图书馆，庙里也设有书吏训练学校。泥板文书中的经济资料还是按主题和年代排列的。这些泥板还挂有内容简介的标志牌。估计，这个图书馆存在于公元前三千年。

又如，在幼发拉底河岸的启什域（Kish），许多泥板文书按不同的专题分别保存在好几间屋里。估计，这是巴比伦王国最杰出的国王汉谟拉比（Hammurabi，公元前1792-1750）时期的国家图书馆或档案馆。

在阿淑尔古城（Ashur 或 Assur，现名Qalcāt Shargat，位于底格里斯河西岸），1903-1913年德国的考古队还发掘了书丰富的私人图书馆。

除了美索不达米亚之外，在小亚细亚的古代奴隶制国家喜特王国（The Hittite Empire）也发掘了图书馆，看来它是一个国家图书馆，设在首都波伽兹科伊（Boğazköy，离土耳其的安哥拉不远），被发现的有：年表、法典、与其他国家签订的条约、外交文

书、经济文献等等，也都是泥板文书。有些文书还附有著者和抄写者的姓名，有的原件受损和毁坏的，也都加有注明，还备有一套著者目录。

此外，以航海和贸易闻名的腓尼基人也拥有图书馆，在现在的叙利亚海岸的小城拉司—沙姆拉(Ras-Shamra)，发掘了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前后的许多泥板文书。泥板上刻有用22个字母组成的腓尼基字母的文献，其中有神话和腓尼基远古的宗教经文等等。腓尼基人对人类文化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创造了腓尼基字母，它比起埃及象形字或巴比伦楔形文字更为简便。传入希腊后产生了希腊字母，而后又产生了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成为欧洲各种字母的共同来源。

腓尼基字母	古希腊字母	拉丁字母
𐤀	Α	A
𐤁	Ε	E
𐤂	Λ	L
𐤃	Μ	M
𐤄	Σ	S

应当提到，上面这些“图书馆”大部分是专家们根据出土文物推测出来的。我们迄今还没有掌握有关的、详尽的史料。况且，在远古时代，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区分还是不十分明确的。

一所真正的“古代图书馆”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出现，还要等待一千多年。这就是说，直到公元前第七世纪，~~我们才看到~~索祥的图

书馆在亚述王国建立起来了。这是一所皇宫图书馆，位于首都——底格里斯河上流的尼尼微(Nineveh)，建造者就是那位有名的亚述巴尼拔国王(Assurbamipal或Ashurbanipal，公元前668—627)。

亚述是接着巴比伦王国兴起的国家。亚述统治者进行了一系列的掠夺战争，到了公元前七世纪，亚述一跃成为庞大的强国，其领土扩大到古代西亚和北非文明发达地区。

亚述巴尼拔是亚述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他是一个文武好战的国王，曾经举行多次远征，同时他又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物。这个国王幼年时在僧侣书吏学校受过教育，研究了各种各样的宗教文学作品。他在尼尼微即位后，就命令在他的皇宫建立一所极大的图书馆，并下令僧侣书吏到全国各寺庙和宫里去搜集古书。亚述巴尼拔的图书馆里有大约二万五千块泥板文书，它们是1849年被英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政治家莱亚德(A. H. Layard 1817-1894)发掘出来的，其中二万零七百二十块泥板文书现存在不列颠博物馆。

这所图书馆的所有墙壁从上到下陈设许多柜子，以便珍藏这些泥板文书，许多书上都刻有国王的名字，有的注明是亚述巴尼拔亲自“修订的”，有的注明是由他收集的。书上印有记有“宇宙之王，亚述之王，亚述巴尼拔之宫”等字样。这里的泥板文书有：各种宗教铭文、文学作品、天文学观测记录、医学论文、数学、化学、植物学及其他科学著作，也有历史文献、条约、法律、书仪、命令等

等。还有王室的经济报表、房屋和沟渠建筑的报告。以上这些都是研究亚述王国以至整个古代两河流域历史的重要资料。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收贮的文法书、辞典、参考书以及类似百科全书的书箱。这些文字工具书，如果没有发掘出来，我们现代人恐怕至今还不能辨认和译解古代的楔形文字。

在这所图书馆的管理员的指导下，所贮的泥板文书都按不同的主题排列着，也刻有主题的标记。在收贮室的门户和附近的墙壁上还注明泥板文书的目录。对篇幅较大的泥板文书还作一些简单的叙述，有的还摘录书中的重要部分。据推测，这个图书馆设有抄写间，由20名以上的书吏来抄录和管理泥板文书。抄录时遇到脱落和无法辨认的字句，就作上“破损”、“破裂”、“不明”等符号。

亚述巴尼拔的图书馆反映了高度发达的古代亚述奴隶制国家的文化，它的丰富藏书向奴隶主、国家官吏、神庙供职人员以及知识分子开放。这所图书馆对推进当时的学术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几乎没有一本古代东方史不提到他建立这所图书馆的功绩。

公元前612年，迦勒底人(chaldeans)进攻亚述首都尼尼微，将皇宫付之一炬。这所皇宫图书馆连同庞大的亚述帝国一同复灭。幸而它的贮“书”是由泥土做成的泥板文书，所以长期隐没在废墟土堆而不变形。如前所述，它的馆址经过二千四百多年的漫长岁月，终于在上世纪重见天日。

迦勒底人打败了亚述之后建立了新巴比伦王国（或称迦勒底王

国)，到了公元前538年这一王国又被新兴的波斯所灭。古代
河流域的文化也就溶合于伊朗文化，进入了另一个新时期。

第二章

古代埃及的图书馆

埃及也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大约一万年以前，埃及人就在尼罗河两岸定居。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左右，埃及建立了两个最早的奴隶制王国，即下埃及（在尼罗河三角洲）和上埃及（尼罗河中流）。大约公元前三千二百年，上埃及征服了下埃及，成立了统一的国家。之后，经历了古王国（公元前3200—2400）、中王国（公元前2400—1580）、新王国（公元前1580年以后）等。埃及人创造了灿烂的古代埃及文化。

埃及古王国以金字塔出名，但图书馆学家也在一些文献中发现，早在这个时期埃及已经出现了书吏和图书馆。美国有名的图书馆史专家理查逊（E. C. Richardson）在《古埃及的图书馆员》（“Some Old Egyptian Librarians”）一书中说，早在古王国时期已经有了王室图书馆。据说，德得克尔—伊塞西王（Dedkare Isesi，公元前2683—2655）任命瑟尼泽米布（Senezemib）为首席法官、大臣、建筑师兼国王书吏长。瑟尼泽米布作为“国王的圣器的主管者”陪同国王参观书写室（见上述书第25—27页）。看来，当时的书吏长是大臣级的官吏，并兼任其他许多要职。

在古埃及，许多神庙同时又是学术活动的中心。在这里也设有书吏，记录庙宇的历史、祭神的活动以及诸神的传说。这些记录都保存在神庙的图书档案室。例如，在开罗东北六英里的黑利欧波里斯（

Heliopolis）的太阳神庙废墟上，发现了这一类档案室。经测定，它存在于公元前1800年。在法雍（Fayoum）绿洲，也发现了中王国时期的神庙档案库。

在古代埃及，尼罗河下游两岸大量繁殖着一种植物——纸草（Papyrus）。埃及人把它制成纸张，用于写字。他们把纸草的茎逐层撕成薄片，把薄片一张张粘接起来。合成大张的纸草纸，卷在木杆上，形成卷轴。这种纸草卷有时长达四十公尺。

现存的最古老的纸草纸是普利斯纸草纸（Papyrus-Prisse）。这份古文献是法国人普利斯（Prisse d'Avennes）在古埃及的首都底比斯（Thebes）发现的，因此而得名。这份有名的纸草纸估计是大约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写下的，内容是所谓的“教训”，是告诫人们如何处世的一种对话体的作品。这份古物现在保存在巴黎的卢浮博物馆（Louvre）。

按照古埃及的习惯，人死后要把所谓的“死者书”（Books of the Dead）放进棺材。这是用纸草纸写成的祷告和咒语的汇集，它仿佛可以保证死者“白昼从坟墓里出来”，保证死者在彼世享受安乐，能够帮助死者在来世王国受到土地和丰收神奥西里斯（Osiris）的审判时获得无罪。在“死者书”中最有名的

是一个叫阿尼(Ani)的人的“死者书”，估计是三千年以前所作，目前保存在不列颠博物馆。

在古埃及，权贵阶层也拥有私人图书馆或档案馆。他们或者雇用书吏，或者叫有一定文化的奴隶来作记录和抄写。在底比斯曾发现藏有几十卷纸草纸的一个家族文书库。当时的纸草卷是很贵重的。主人死后，常常把这些藏书放在粘土造的罐子里，连同“死者书”放进棺材。

在古埃及的许多废墟中，图书馆学者最感兴趣的，是新王国第十八王朝末的阿门霍特普四世—埃赫那顿(Amenhotep IV - Ikhnaton)的王室图书馆。该王又名 Akhenaton 或 Amenophis IV，统治年代为公元前1379—1362年。这个图书馆设在国王选定的新的首都阿玛尔那(Tellel-Amarna，又名 Tel el-Amarna 或 Tall al-Amarna，位于中埃及，横跨尼罗河两岸，开罗南约190英里)。

这个图书馆是怎样被发现的呢？1887年，有一位农妇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从阿玛尔那的废墟上挖出了三百多块用楔形文字写成的泥板文书。这一轰动一时的发现证明，阿门霍特普四世的王宫里有一个很大的图书档案馆。这些泥板文书绝大部分是巴比伦国王、亚述国王、赫梯国王以及叙利亚、腓尼基、巴勒斯坦等小王国写给埃及国王的信。这些外交函件是十分珍贵的史料，对研究埃及的国际关系很有用处。这些信件也清楚地说明当时外交发凡的水平。它们大多数是用巴比伦

语写成的，因为当时巴比伦文字起了国际语言的作用，如同后来的希腊语言所起的作用一样。在这些泥板文书中，有的还刻印着藏书章模样的东西，表明收藏所有者是前国王——阿门霍特普三世。在同一地点和同一时期也发现了特制的盒子，是专供收藏纸草纸使用的，其中有一个盒子上刻有书名和所有者国王和皇后的名字。同时也发现了埃及官吏在学习古代两河流域的古语阿卡德文（Akkadian）时使用的参考书。

十九王朝的拉美西斯二世也建立了一所图书馆。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或 Ramses，亦或 Ramose）是一位很有名的国王。他在位六十七年（公元前1304—1237）不但在军事上有所成就，而且在国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事业。拉美西斯特别喜欢大兴土木，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者之一。在他建造的这些宫殿、神庙等大型建筑物中，有一所位于首都底比斯的“神圣图书馆”。关于这所图书馆是有历史记载的：古希腊历史学家、西西里的狄奥多洛斯（Diodorus Siculus 公元前81左右—29）编纂了一部40卷本的《历史丛书》（“Bibliotheca historica”），其中第一卷就提到这个图书馆和知识之神德、书吏长官的塑像等，並说到在该馆入门处有一碑文，上面刻有“拯救灵魂之处”等字样。狄奥多洛斯的这些记载是否可靠？许多考古学家在底比斯的废墟上寻找了狄奥多洛斯提到过的这些古物。很遗憾，那一块碑文一直没有找到，但是从其他出土文物可以推断，这里

曾经确实是一所图书馆。此外，1849年在拉美西斯的陵墓附近还发现了两个图书馆员——父与子的坟墓。拉美西斯二世是埃及复兴时期的国王，在他逝世后古埃及就衰弱下去了。

除了上述几处外，在埃及的其他地方也发现了一些图书馆的遗迹。例如，在尼罗河上流第一瀑布的附近有一个弗列岛（Philae）在岛上有埃及王国末期，即公元前第四世纪中叶建造的几栋大厦。其中有一个神庙是祭祀司管生育和繁殖的女神爱西丝（Isis）的。在这庙里有碑文和壁龛。考古学家认为，这里是收藏纸草卷的地方。

在弗列岛北部，有一个叫厄多福（Edfu）的城镇。这里有一所大神庙，庙中第一间大厅分为二个小屋：第一小屋是祈祷堂，第二小屋就是图书馆。在这房间的石墙上刻有37本书的书名。经考证，在古埃及确实有过这些书。这是一部希罕的古代藏书目录。

从各地发掘的这些遗迹和文物，可以推测，在古代埃及曾经有过数量不少的图书馆或档案馆，而它们的大部分都设在皇宫和寺庙。看来，当时能够利用这些“图书”的，恐怕是少数僧侣、显贵和书吏。

第三章 古代希腊的图书馆

古代希腊在艺术、文学、哲学、历史、数学及其他自然科学方面给人类留下了丰实的遗产。在这些遗产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作为书写材料保存下来的。古代希腊的抄写材料，同古代埃及一样，主要是纸草纸。用纸草纸抄写下来的文字记录和其他出土文物、文化遗迹等等，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个时期的图书馆。

在远古时代的希腊是否有过图书馆，我们还没有掌握确凿的材料。据罗马的语法学家哥利乌斯（*Aulus Gellius* 公元约123—165）说，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Pisistratus*，公元前600左右—527）建立了大图书馆，后来还发展成为“公共”图书馆。不错，庇西特拉图爱护诗人和艺术家，他还下令抄写和研究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宙。但哥利乌斯的这一记载是否可信，对此不少图书馆史学家抱有怀疑态度。

据说，公元前540年前后，成为希腊萨莫斯岛（*Samos*）的僭主波利克拉泰斯（*Polycrates*）也建立了图书馆，但也没有可信的史料，尽管波利克拉泰斯确实多方鼓励文艺的发展。

到了公元前第5世纪，学者和作家逐渐开始拥有私人图书馆。这种说法看来比较可信。著名的古希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 约公元前446—385）在《蛙》这部喜剧里说，杰出的古希腊悲

剧家欧里庇得斯 (Euripides 约公元前480-406) 拥有很多书籍。3世纪初的希腊玄学家和语法学家阿泰纳奥斯

(Athenaeus) 在他的《美食大全》(亦译《学者们之宴会》

· *Deipnosophistae* ·) 也提到, 欧里庇得斯拥有的私人图书馆是古代最大的图书馆之一等等。当然有些学者也怀疑这些记载的可信性, 但上述记载的出现至少说明, 到了公元前5世纪在希腊确实已经有了藏书之举了。

在希腊出现名符其实的图书馆是公元前4世纪各哲学流派在雅典产生的时候。当然这里也有例外, 即斯多葛派。因为他们主张禁欲, 反对拥有财产, 所以不可能有自己的图书馆。唯心主义的柏拉图派和唯物主义的伊壁鸠鲁派是有图书馆的。柏拉图 (Plato 公元前427-348) 在公元前387年前后在雅典创办了“柏拉图学园” (Plato's Academy)。从这个“学园”的讲授情况来看, 学生们在来园之前已经读过许多书, 很可能当时已经有了藏书的场所。看来, 柏拉图拥有很大的私人图书馆, 尽管在这一方面也没有给我们留下有关的文字材料。他在一生中到过很多地方, 读了很多书, 估计搜集了不少书籍。据说, 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 (Aristoteles 公元前384-322) 购买了一部分他的图书遗产。

至于亚里士多德, 他的私人图书馆是很有名的。据古希腊最著